**罗伯特·范诺伊，出埃及记到流亡，讲座 6B  
申命记的日期，约书亚和征服**

C。申命记日期

C。是“日期”。早些时候，当我们讨论赫梯条约形式与旧约和摩西之约的圣约材料之间的相似之处时，我们已经谈到了这一点。国际条约的形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不同。你可能还记得我之前的讨论，梅雷迪思·克莱恩（Meredith Kline）提出申命记对应于赫梯条约的经典形式。鉴于条约形式的演变发展，马赛克材料与马赛克时代的材料相符。这就是我们之前讨论的内容，但让我回过头来对申命记日期讨论的历史再做一些评论。  
 1800 年代初，一位名叫威廉·德·维特 (Wilhelm de Wette) 的德国人提出，《申命记》应等同于犹大国王约西亚时代祭司希勒家 (Hilkiah) 在圣殿中发现的“律法书”。这本“律法书”的发现引发了约西亚时代的一场宗教改革。从《列王纪上》2 起，我们可以将律法的制定追溯到公元前 621 年。 De Wette 说，《申命记》的目的是将崇拜集中在耶路撒冷，他从第 12 章中得到了这一点。我不想详细介绍第 12 章. 对此有很长的讨论，甚至一些保守派学者对于如何解释第 12 章也存在分歧。第 12 章是否要求崇拜集中化，即除了耶路撒冷以外的任何地方都没有合法的崇拜？德韦特是这样解释的，其他学者也这么解释。根据德韦特的说法，这个想法是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是《申命记》的作者。他们“发现”了它，并将其归于摩西，以赋予其凭证和权威，而实际上它并非来自摩西。它来自约西亚时代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试图仅在耶路撒冷巩固崇拜。  
 这个想法在 19 世纪后期被朱利叶斯·韦尔豪森 (Julius Wellhausen) 采纳。朱利叶斯·韦尔·豪森 ( Julius Wel lhausen) 是《摩西五经》起源文献来源理论经典表述之父。他说它由这四个材料来源组成：J文件（赞成耶和华这个名字）、E文件（赞成埃洛希姆这个名字）、D文件（申命记）和P文件（流亡后的祭司）文档）。韦尔豪森将他的文学分析与宗教体系发展方式的进化论观点结合起来。在他看来，古代以色列的宗教体系从多神教（崇拜许多神）转向单一神教（即认为还有其他神，但我们的神比他们的神更好），然后转向一神教（有神）。只有一位神）。类型学是从多神教到单一神教再到一神教的转变。最终，古代以色列的崇拜系统从多个祭坛演变而来，接管了迦南人的崇拜。然后在约西亚时代，它从多个祭坛转向一个中央圣所——崇拜的集中化。他将这种文学分析与以色列在崇拜集中化方面的发展这一想法结合起来。申命记成为韦尔豪森 JEDP 理论的关键，因为这些所谓的文件中只有一份可以确定日期，那就是他的 D 文件，他说这是申命记从第 12 章到第 26 章的核心和核心。 第 12 章本章是关于崇拜的集中化。如果 D 的年代是公元前 621 年，那么 J 和 E 的年代一定更早，因为 J 和 E 存在许多祭坛、圣所和许多礼拜场所。如果你回顾 621 年和所规定的节期，那是在申命记之后。这成为韦尔豪森 JEDP 理论要点的支点，该理论与以色列宗教身份发展的进化思想联系在一起。他认为，约西亚时代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想要废除耶路撒冷以外任何地方的所有崇拜和祭祀；这将使他们在政治和宗教上控制这片土地上的所有人。这一理论成为 20世纪大部分时间的主导理论。就申命记的日期而言，JEDP至今仍然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以至于大多数人会说申命记不是来自马赛克时期，而是来自于更晚的时期，从第七世纪开始 约西亚的  
  
世纪时间。申命记对历史书籍的影响 话 虽如此，申命记的影响反映在所有历史书籍（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和列王记）以及预言书中。如果申命记是在公元前621年才写成的，那就意味着所有的历史书和预言书一定是晚于公元前621年的，因为它们有申命记的影响，并且依赖于申命记。  
 还有一位名叫马丁·诺斯（Martin Noth）的学者写了一部以色列的历史，这本书在20世纪下半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至今仍然如此。 他提出了一个名为“申命记历史”或“申命记历史学家的概念”的论文。他说，《约书亚记》是一位生活在流亡时期的匿名作家的作品，他将以色列的历史归入申命记神学的范畴。申命记历史，《约书亚记》到《列王记》，是一位生活在以色列国家历史晚期的作者的统一著作。  
  
申命记历史学家 ( DtrH ) – 申命记影响力  
 申命记历史学家，缩写为DtrH ，是圣经研究的主流，被普遍接受且几乎没有受到质疑。你可以看到它的作用——它只是扭转了关系，意味着一切都反映了申命记的影响。 （我将使用与诺斯的词《申命记》不同的词，以便将我想说的与他的结构区分开来。我更喜欢谈论《申命记》的影响。）显然，《约书亚记》受到《申命记》的影响。 《士师记》、《撒母耳记》和《列王记》也受到《申命记》的影响。所有预言书都受到《申命记》的影响，但在我看来，它来自摩西在以色列建国之初为以色列奠定的基础。 （记住当第二代人进入迦南地时，他们在摩押平原上的那些讲话。）是的，申命记有影响，但不是诺斯所说的那种意义上的——一些生活在流亡中的人将以色列的历史从 621 年所写的书中的神学改写为这些神学思想的类别，这样做很容易扭曲真正的历史。换句话说，例如士师记中的循环是实际发生的事情，还是有人只是试图在申命记的神学范畴中重写以色列的修正主义历史？那是完全不同的事情。这个讨论正在进行中，但在我看来，申命记的日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的，有我所说的申命记历史，尽管我不认为它是诺斯所看到的那样。每本书都是独立的并且具有历史可靠性。我认为它们是在匿名作家所描述的事件发生后不久写成的。他们描述的是实际发生的事情，而实际发生的事情符合申命记的范畴，因为摩西事先就为主说话说：“你若顺从，就有福；你若顺服，就必蒙福；你若听从，就必蒙福。”如果你不服从——咒骂和审判。”这是以色列人的根深蒂固的观念，他们被告知要么选择生路，要么选择死路。选择摆在他们面前。这就是申命记的主旨。这成为一个大问题。我认为克莱恩提出的论点很重要，因为虽然它没有证明申命记的日期（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但它确实指向了那个方向。我认为最终你必须根据申命记本身的叙述来接受它的日期。但历史数据符合或证实了申命记文本中所声称的内容。   
  
2. 摩西之死 第 2 号是“摩西之死”，即第 34 章。第 34 章有十二节经文。你在第 7 节读到：“摩西死的时候年一百二十岁。”他登上了尼波山，在那里他可以眺望对面的迦南地。四节主对他说：“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之地。我会把它交给你的子孙。我让你亲眼所见，但你却不会跨入其中。”然后叙述者在第10节接着补充道：“从那时起，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又行了耶和华差遣他在埃及行的一切神迹奇事。 ”很明显，这一章是作为结论添加到申命记中的。梅雷迪思·克莱恩（Meredith Kline）在对《申命记》《*大王条约》*的评论中提到，《申命记》中的一件大事就是领导权从摩西到约书亚的过渡，你可以在这里看到大量的参考资料。这是本书的结论；在旧约中，到约书亚的过渡就完成了。  
 旧约中的下一本书是约书亚记。约书亚记 1:1 开始说：“耶和华仆人摩西死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助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和所有这些人，准备渡过约旦河吧。”这就是从摩押平原上的摩西到约书亚的过渡。  
  
三． Joshua A. 介绍性发言 1. 基本主题和结构  
 让我们继续讨论罗马数字 III。 “约书亚记”。 A. 是“介绍性评论”，A. 下的 1. 是“基本主题和结构”。我认为约书亚记各部分的主题可以这样表述：它描述了以色列在约书亚的领导下在应许之地的建立。建立包括三个要素：入口（渡过约旦河）、征服（先是南征，后是北征）和分割土地。在书的最后，约书亚描述了每个特定部落的边界。所以主题是以色列在约书亚的领导下在应许之地的建立，包括进入、征服和分割土地。  
 这个主题是在本书的第一章中预见和启动的。在第一章第 2 节中，你提到了渡过约旦河的事：“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和这群人，准备渡过约旦河，进入我即将赐给他们以色列人的土地。”第 2 节预计从 1:10 到 4:24，因为在约书亚记 1:10 到 4:24 中描述了围绕实际渡过约旦河的事件。在第一章第 5 节中，你读到：“你一生一世，没有人能敌挡你。正如我与摩西同在一样，我也会与你们同在。我永远不会离开你，也不会抛弃你。”第 5 节预示着第 5-12 章，这些章节描述了征服。第6节说：“你们要刚强、勇敢，因为你们要带领这些百姓承受我向他们的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土地。”继承土地——约书亚记第 1 章第 6 节预示着第 13 至 22 章，其中详细描述了各支派对该土地的划分。然后是第 1 章 7-8 节：“要刚强，大有勇气。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一切律法；不要偏离它，向右或向左，这样无论你走到哪里，你都可以成功。不可让这律法书离开你的口；你要昼夜思想，这样你就可以谨守遵行其中所记的一切。那么你就会变得繁荣和成功。”这预示着本书的最后两章，即第 23 章和第 24 章，约书亚就像他之前的摩西一样，召集以色列人一起挑战他们对圣约的忠诚，因为约书亚即将去世。我们得到了另一次领导层的转变，以及另一个适合更新圣约的场合，通过领导层的转变来关心圣约的连续性——就像申命记末尾从摩西到约书亚的情况一样。因此，约书亚记中接下来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在我们所读的第一章经文中预见到了。   
  
A。土地是上帝赐予的礼物

本书中经常出现的另一个主题。第一章中也提到了这一点，那就是这片土地是上帝赐给他子民的礼物，只有通过上帝的帮助和恩典才能拥有它。请看第一章第二节：“你们要准备过约旦河，进入我所要赐给他们的那地； ” 主正在将土地赐给他的子民。第3节：“凡你涉足的地方，我必赐给你。”第6节：“你必带领这些百姓承受我向他们的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土地。”第 11 节：“你走遍营中，对百姓说：‘把你们的物资预备好。三天后，你要在此过约旦河，进去占领耶和华你神赐给你的土地。”第 13 节， “你们要记念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得安息，也将这地赐给你们。’”第 15 节，“直到耶和华使他们得安息，正如他为人所做的一样。 ”你们，直到他们也占领了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所赐给他们的土地。”流便、迦得和玛拿西半支派将居住在约旦河东岸。所以这种语言是书中的典型语言。这片土地是上帝赐予他的子民的礼物，它是由上帝的恩典和上帝的帮助所拥有的。  
 翻到第 6 章，其中描述了攻占耶利哥城的情况。请注意第 2 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看哪，我已将耶利哥和其中的君王并战士交在你们手中。’”以色列应该如何占领第一座城呢？主要把它赐给他们。 “我已经把耶利哥交到你手里了。”请看约书亚记 10 章 42 节：“所有这些王 [这些是迦南地南部的王] 和他们的土地约书亚在一场战役中就征服了 [为什么？]，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以色列人争战”。请看约书亚记 21 章 43 节——这是一个总结：“耶和华将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列祖的一切土地都赐给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那地，住在那里。耶和华使他们四境平安，正如他向他们列祖所起的誓。他们的敌人没有一个能够抵抗他们；耶和华将他们一切的仇敌都交给他们了。耶和华对以色列家的一切美好应许，无一落空；每个人都得到了满足。 ” 约书亚记 23:1，“过了许久，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得享安宁，脱离四围的仇敌。”约书亚记24章8节：“我带你们到了住在约旦河东的亚摩利人之地。他们与你作战，但我把他们交到了你手里。我消灭了他们……”然后24:10，“但我不肯听巴兰的话，他就再三祝福你，我就救你脱离他的手。”第24章第13节：“所以我赐给你们地土，非你们所耕种的；城邑，非你们所建造的。你们住在其中，吃的不是你们种植的葡萄园和橄榄园的果子。 ’ ”你看到了吗？——这片土地是上帝赐予他子民的礼物。   
  
b.约书亚记作为一本过渡书   
 你可能会说， 我认为这本书形成了摩西五经和旧约其余部分之间的过渡。回顾过去，它显示了他们如何在迦南地定居，这与神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以及最近对摩西的应许是一致的。回顾过去，你会看到这些承诺的兑现。你注意到第 1 章第 3 节：“凡你涉足的地方，我必赐给你，正如我向摩西所应许的。”约书亚记 21:43（我们已经看过这一点），“耶和华将他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的一切土地都赐给了以色列人”——即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回顾过去，你会看到这个承诺的实现。  
 前瞻性地，展望未来，我们发现了对三重财产的详细描述，这些描述从约书亚记到旧约时代的其余部分大部分都保持完好。它描述了以色列人在应许之地生活的开始，这是几个世纪前的应许，现在已成为现实。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以色列正处于其历史的顶峰，但与此同时，以色列正处于十字路口，因为有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摩西列出了选择：你可以因顺服而生活在祝福中，或者你可以因不顺服而生活在审判中。正如摩西在申命记中所说，以色列人的义务是爱耶和华并事奉他。   
  
C。服务主题 “服务”一词是贯穿本书的另一个主题。以色列要事奉耶和华。约书亚在第 24 章中反复用这个词挑战以色列，该词出现了 16 次。他在《约书亚记》24:15 中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事奉耶和华。” “你要为谁服务？”是问题。我们发现，在约书亚时代，以色列大部分人仍然保持忠诚。在约书亚记 24 章 31 节，你在书的最后读到：“在约书亚和他身后的长老们的一生中，以色列人事奉耶和华，他们经历了耶和华为以色列所做的一切。”因此，在约书亚时代，一切进展顺利，尽管有一些例外，例如亚干的情况，他将一些奉献的东西据为己有并受到审判。  
 约书亚在最后两章中所做的就是警告以色列，就像摩西所做的那样，如果他们违反圣约，他们最终将被赶出他们被赐予的这片土地。如果你看《约书亚记》23:12，约书亚说：“你们若转去，与你们中间剩下的这些民族结盟，与他们通婚，交往，那么你们就可以确信，耶和华你的神必不再将这些国民从你面前赶出。相反，它们必成为你们的网罗、网罗、背上的鞭子、眼中的刺，直到你们从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上灭亡。”如果你读到第23章第15节，约书亚说：“耶和华你神的一切美好的应许都实现了，耶和华也必将他所警告的一切灾祸临到你身上，直到他将你从这善事中除灭。”他给了你土地。你若违背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所立的约，去事奉敬拜别神，耶和华就要向你发怒，使你在他所赐给你的美地上速速灭亡。 ”因此，这些与摩西在申命记中给出的选择相同。  
 以色列正处于十字路口。以色列要做什么？在约书亚时代，他们做得很好，但很快，当我们在约书亚死后读到士师记时，你就会看到背道、压迫、悔改和拯救的反复循环。然而，这本书本身给人一种乐观和成功的崇高印象。我认为它在很多方面与《新约》中的《使徒行传》相似，其中描绘了早期教会在其精神生活的顶峰。在使徒行传中，你会遇到某些问题，例如亚拿尼亚和撒非拉，这与约书亚记中亚干的问题类似。前景中，使徒行传是敬拜圣灵和传播福音。这些是关于约书亚记基本主题和结构的一些评论。   
  
2. 约书亚的主要特征或个性 “主要特征或个性”是约书亚的第二个特征。我想提请您注意这里的一件事。如果你翻到《民数记》第 13 章（这是在加低斯巴尼亚挑选探子的那一章），你会在第 8 节读到“以法莲支派中嫩的儿子何细亚”。如果你看希伯来语，它读作“Hoshea”，意思是来自主的“拯救”或“帮助”。但如果你读到民数记 13 章 16 节，你会读到：“这些是摩西派去探索那地的人的名字。 （摩西给嫩的儿子何细亚起名叫约书亚。） 于是摩西将约书亚的名字从何细亚改为约书亚。在希伯来语中，是从*Hoshea*到*Yihoshua* 。现在有什么区别？ *Yihoshua*是“主是拯救”。开头的“Yi”是耶和华的缩写。所以“耶和华是拯救”。如果你进一步追踪这个名字的使用，《七十士译本》将*Yihoshua*或“约书亚”翻译为“耶稣”，当你读到新约时，你会立即认出这是希腊语中耶稣的名字。因此，“耶稣”背后的希伯来语名字是“约书亚”。希伯来语中的“约书亚”实际上与希腊语中的“耶稣”同名。所以约书亚是主角。他是取代摩西的领袖，带领以色列人渡过约旦河，征服并瓜分这片土地。   
  
3. 约书亚记第 3 章记载的历史事件的外在证据 是“约书亚记中记载的历史事件的外在证据”。我想对与约书亚记时代相关的考古发现做一些非常简短的评论。完全适用的东西并不多。只有三个。我们已经在讨论出埃及日期时讨论过这一点。

A。阿玛纳信件  
 第一个是 Tel el -Amarna 石板。阿玛纳石板是埃及法老与迦南地某些城邦之间的通信。它们大约写于公元前 1400-1350 年，被发现于 1800 年代末。正是在这些石板中，您提到了我们之前讨论过的那些被称为哈比鲁的人。问题出现了：希伯来人是哈比鲁人吗？耶路撒冷国王说：“哈比鲁人正在进攻，我需要你的帮助”，并向埃及法老请求援助。你还记得希伯来人可能被认为是哈比鲁人，但并非所有哈比鲁人都是希伯来人。哈比鲁人与其说是一个民族，不如说是一个社会阶层。   
  
b.梅内普塔石碑  
 我要提到的第二个是“以色列石碑”或“ Merneptah石碑”。这就是Merneptah的石碑，上面提到“以色列在迦南地”。他引用的民族名单中包含“以色列”这个名字。 Merneptah铭文的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1220 年，这表明以色列在公元前 1220 年就已进入这片土地。这是圣经外文本中最早提及以色列的文献。   
  
C。城市的破坏程度 我们还讨论了第三件事，那就是迦南地的城市的破坏程度，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十三世纪下半叶，即公元前13世纪下半叶。公元前 1250 年 约书亚记中提到的一些城市已被挖掘出来，并发现了这段时期的破坏程度。但正如我们之前讨论的那样，正如你在阅读美林时所回忆的那样，在约书亚记本身中，只有耶利哥、艾和夏琐被明确指出已被摧毁。我认为真正的问题是这些破坏水平是否可以与征服等同，或者它们是否来自后来的士师时期。这是考古材料的三类。   
  
  
4. 以色列在迦南建国的当代方法  
 你的大纲中的第四点是：“以色列在迦南建立以色列的当代方法。”我想我应该把这个作为讲义，只是为了节省一点时间。梅里尔在他的《*牧师王国》一书中的第 122-128 页讨论了这一材料*。关于以色列如何以及何时在迦南地建立的问题一直存在争论。这里列出了三种当代立场：取自圣经材料的传统征服模式，移民或渗透模式，第三种是农民起义模式。如果你看看现代圣经研究学术，目前还没有达成共识。但主流圣经学者明显的趋势是摆脱传统的征服理论。   
  
A。征服模型 让我们简单地看一下这三种方法。征服模式是：以色列从境外入侵，通过一系列迅速进攻突破抵抗，然后定居下来，完成对各个地区的占领。在下一段中，我提到这种观点的一些支持者诉诸了公元前 1250-1200 年破坏水平的考古证据，但我认为整个问题最近受到了质疑。在第一页的最后一段中，我注意到近年来出现了一种更细致的征服理论版本，其中没有引用十三世纪末的破坏水平来支持这一观点。尤金·梅里尔（Eugene Merrill）和大卫·霍华德（David Howard）在《新美国评论》上对约书亚写了一篇相当不错的评论，他们认为只有三座迦南城市被毁：耶利哥、艾城和夏琐。梅里尔评论道：“一旦人们明白，赫赫姆*仅*适用于人群，不适用于地方，并且仅适用于耶利哥、艾城和夏琐。”然后我提到了Bimson，他采用了不同的模型，降低了中期青铜时代的日期，将年代推低至 1400 年代，以便它可以符合圣经模型或征服模型。这就是传统的征服模型，但有一些变化。   
b.迁移或渗透模型  
 “迁移或渗透模型”认为，迦南并没有受到真正的军事攻击，而是来自南部和东部沙漠的游牧民族逐渐渗透。这些游牧民族与迦南人相处融洽，甚至与他们通婚。直到十一世纪他们迁入肥沃的平原时，他们才陷入严重的冲突。该论文最初于 1925 年提出，随后由马丁·诺斯（Martin Noth ，他是申命记历史的发展者）提出，最近又由米勒、约哈南·阿哈罗尼 (Yohanan Aharoni ) 和摩西·科塔维 (Moshe Kotavi)提出。真正的定居过程是游牧民族向定居生活的和平过渡。只是在第二阶段，以色列人偶尔会采取军事行动。当然，如果你持这种观点，你就必须忽视约书亚记中的描述。   
  
C。农民起义模型 “农民起义模型”是第三种观点，认为不是来自外部王国的入侵，而是以色列境内的起义。乔治·门登霍尔说，这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征服，而是对迦南城邦制度不满的农村农民“拒绝了唯一支持耶和华圣约共同体的政治意识形态”。他认为，公元前 1200 年左右，在统计上并没有发生过对巴勒斯坦的重大入侵，也没有造成人口的彻底流离失所。没有发生种族灭绝。没有大规模的人口驱逐，只有王室行政管理的转变。巴勒斯坦并没有像通常所理解的那样被真正征服。相反，从对社会政治进程感兴趣的世俗历史学家的角度来看，发生的事情可能是农民对迦南城邦网络的反抗。  
 门登霍尔农民起义模型的进一步改编和修改是诺曼·戈特瓦尔德。随着哥特瓦尔德的*《耶和华的部落：解放以色列的宗教社会学》的*传播，内部叛乱模式发生了新的转变。他的另一本书是*《希伯来圣经：社会文学导论》* 。戈特瓦尔德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他同意门登霍尔的观点，即以色列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迦南社会内部的一场革命社会运动，但他背离了门登霍尔的原始论点，因为他否认这场革命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由耶和华宗教热情激发的。事实上，他认为这个顺序需要颠倒。雅威主义只是作为革命的一个功能而出现的。正是这场革命为雅威主义的出现创造了条件。因此，宗教成为阶级关系的函数：强者证明自己的优越地位高于弱者，以验证他们的阶级斗争。门登霍尔强烈反对哥特瓦尔德对农民起义的修改。这就是您目前在教科书和文章中找到的研究类型。   
  
d.约翰·布莱特的各种立场 现在，如果您翻到第 4 页，我认为这很有趣。约翰·布莱特的*《古代以色列史》*一直是古代以色列历史的标准教科书。约翰·布莱特是弗吉尼亚联合神学院（南部长老会神学院）的旧约教授。他现在已经退休了。他的书*《古代以色列的历史》*经历了 4 个版本。我这里有三个专栏，反映了 1960 年的第一版、1972 年的第二版和 1981 年的第三版。请注意他的观点在 1960 年到 1981 年的二十年期间的变化方式。1960 年，他谈到征服时说：“在正如考古证据充分证明的那样，十三世纪后半叶，巴勒斯坦西部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袭击。”几行之后，“没有理由怀疑，正如约书亚记所描述的那样，这次征服是一场血腥残酷的事情。这是耶和华的圣战，他将通过这场战争将应许之地赐给他的子民。”这几乎反映了你在《约书亚记》中读到的内容。如果您查看 1972 年版，请注意他所说的内容：“我之前的演示文稿已根据 GE Mendenhall 的重要文章进行了修订。”现在门登霍尔是农民起义模式的倡导者。他说：“虽然门登霍尔可能在某些地方表达得很不谨慎，但无论如何，无论来自沙漠的这群人的规模有多大，而且可能比门登霍尔想象的还要大，它的关键作用是威胁”。然后他谈到了剧烈的抽搐，然后在下面的句子中说道：“鉴于证据的复杂性，你无法重建完成这件事的行动的细节。但毫无疑问，正如圣经所描述的，这是耶和华的圣战。”  
 然后去看看他的 1981 年版本。注意第一行。 “这里提供的演示在所有要点上都遵循 GE Mendenhall 的工作。”换句话说，他从基本上《约书亚记》中的描述通过半门登霍尔观点转变为几乎采用门登霍尔观点。这是讨论的典型发展方向。在主流圣经研究中，你会发现农民起义是一个相当流行的观点，但你无法将其与约书亚记中所说的相协调。但我认为你应该意识到这个立场。  
 转到《光明》第三版第 5 页的顶部：“没有理由怀疑，因为圣经将其描述为血腥和残酷。这是耶和华的圣战。”回到第4页：“确实，在耶和华时代之前，个别部落和部落群体针对城主的起义并非不可能发生，但正是新的信仰将这种结构驱逐了出来。控制并提供了使以色列作为一个民族团结在一起的催化剂。冲突过程持续时间较长，我们无法详细重现。”所以耶和华甚至接受了这种农民起义的观点。我不确定他们解决了这个问题。我认为推动这一趋势的是试图使用社会学模型来重建历史，而不是接受约书亚记的文本作为合法的历史来源。旧约研究的方向是，历史上所说的任何事情都必须基于考古学。你不是去圣经文本中寻找历史信息，而是去考古学。你用考古学来尽可能地重建社会学状况。但他们并没有将圣经文本作为历史信息的主要来源。  
 如果你以宗教史的世界观来看，旧约圣经材料所反映的发展时期与新约 圣经材料所反映的发展时期是不同的。旧约中有一位充满暴力、战争和流血的上帝，而新约中有一位充满爱、怜悯和恩典的上帝。有些人使用这个模型。当我们查看*此处*时，我们将进一步讨论这一点。  
  
极简主义和历史上可靠的立场 现在，支持历史上可靠文本的人们正在进行一场漫长的讨论。我不是在谈论福音派世界的那些人。几年前，我参加过一次会议，一位学者与一些极简主义者辩论，他们认为即使在大卫和所罗门时代也没有统一的王国。那只是一个小型的社会组织。他们非常想摆脱九世纪和十世纪以及帝国历史。德弗说，他不想将自己视为一个基于圣经的原教旨主义者，圣经说所罗门是一位强大的统治者，拥有广阔的帝国。他不想被贴上原教旨主义者的标签。在这篇读物中，他说：“我不在乎所罗门是否像圣经描述的那样存在。但事实是，考古证据告诉我们他确实做到了。”他说我们必须摆脱所有后现代的预设，因为考古证据几乎就是圣经所描述的那样。因此，后现代诠释学确实涉及到这一点——不仅在福音派中，而且在那些正在研究从地下和考古发现中得出的科学证据的主流学者中。这是一个复杂的情况。 KA Kitchen 谈论了《旧约》的历史可靠性，并就此写了一本优秀的书。但也有一些后现代人士说考古证据无效，他们更喜欢自己的理论重建。

由 Ted Hildebrandt 部分转录和粗略编辑  
 最终编辑：伊丽莎白·费舍尔  
 由特德·希尔德布兰特重新叙述